

# 论曾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sup>①</sup>

吴瑞文

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1.前言

在 Norman(1981: 58)给共同闽语构拟的韵母系统中，为曾摄字拟测了两套韵母，分别是\*-ən/\*-ət与\*-ɛŋ/\*-ek。同源词证据如下（每个同源词后的中古来源是我们加上的，一律以平赅上去入）：

表1 共同闽语\*-ən/\*-ət与\*-ɛŋ/\*-ek同源词表

*ən/*ət	福安	福州	厦门	揭阳	建瓯	建阳	永安	将乐
塍曾三蒸	tsʰən2	tsʰeɪŋ2	tʂan2	tʂʰəŋ2	tʂʰeɪŋ2	tʰəŋ2	tʂʰi2	tʂʰāi9
贼曾一登	tsʰət8	tsʰeɪk8	tʂat8	tʂʰak8	tʂʰət6	tʰət8	tʂʰa4	tʂʰa5
等曾一登	(tionŋ3)	tiŋ3	tan3	taŋ3	taiŋ3	taiŋ3	t̪i3	t̪ai3
直曾三蒸	tet8	tik8	tit8	tek8	tə6	te8	ti4	te8
*ɛŋ/*ek	福安	福州	厦门	揭阳	建瓯	建阳	永安	将乐
崩曾一登	pɔŋ1	pʊŋ1	pɑŋ1	pɑŋ1	painŋ3	vainŋ9	p̪i1	p̪ai9
北曾一登	pœk7	poik7	pak7	pak7	pɛ7	pe7	pa7	pa3
墨曾一登	mœk8	møik8	bak8	bak8	mɛ4	me8	ma4	(me8)

①2000年9月，梅祖麟先生应邀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学，开设“汉语语法史和方言语法史”。当时个人甫就读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班一年级，有幸到台大修习这门课。梅先生在课上强调运用比较方法探讨闽方言的层次以及利用层次分析的结果来说明吴闽方言之间的关系，方法严谨而推论细密。由于梅先生的悉心指导，之后个人完成学期报告《论闽方言四等韵的三个层次》一文，经送审修改后刊载于《语言暨语言学》3.1(2002)。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举办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第二十二届北美汉语语言学会议(IACL-18 & NACLL-22 Joint Conference)，本文初稿于会议上宣读。巧合的是，梅先生恰好担任该场次的主席。相隔十年，作为学生的我再次在老师面前进行公开的学术报告，着实非常惶恐。所幸会议之后，梅先生对这篇小文章还不失望。谨以这篇短文敬祝梅祖麟先生八秩嵩寿，并就教于老师及诸位先进。又，本文为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共同闽语韵母系统的检证及层次分析](NSC98-2410-H-001-041)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从上表可以清楚发现，根据 Norman 的同源词，\*-ən/\*-ət只接非唇音声母，\*-ɛŋ/\*-ek只接唇音声母。我们可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曾摄一等登韵字而言，这两个韵母是否可以视为同一个音位的互补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这个问题 Norman 没有说明，但值得深究。其次，Norman (1981: 58) 也已经指出，共同闽语中曾摄的某些同源词分别来自\*-ən/\*-ət或\*-in/\*-it，此所以曾摄一等入声“贼”与三等“直”在各闽语方言中韵母的表现都不同。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ən/\*-ət与\*-in/\*-it分化条件为何？若不是条件分化，是否属于不同的层次？还有没有更多的同源词对比可以支持它们分属两层？如果真是层次分别，究竟孰先孰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古曾摄字的韵尾是舌根辅音-ŋ/-k，共同闽语则显示为舌尖鼻音-n/-t，韵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凡此都是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将利用比较方法，逐层构拟闽语各次方言的早期形式，并进一步利用汉语音韵史来分析共同闽语中存在的不同层次，并说明这些层次彼此的先后关系。本文架构如下：第 2 节、第 3 节、第 4 节分别探讨曾摄开口字在闽南、闽东与闽北三个方言的表现，并由下而上构拟它们的早期形式。第 5 节则重建曾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的形式。第 6 节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说明早期曾摄字（含上古音与六朝音）如何演变到共同闽语及其下位方言。第 7 节是结论。从中古框架来看，曾摄也有合口字，不过仅分布于舌根音与喉音（中古见影系），字数也少，本文暂时从略。

本文标注声调的方式如下：

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1	2	3	4	5	6	7	8

某些闽北方言阳平区分为阳平甲与阳平乙，我们将阳平甲标为 2，阳平乙标为 9。另外，下文各同源词表中以“/”来区分的表示为同源异读关系，例如：X/Y 中，X 为白读，Y 为文读；以“,” 分隔的两个音读则代表我们不清楚它们彼此间的文白关系。

## 2. 曾摄开口字在现代闽南方言中的现象与构拟

本节罗列排比曾摄开口字的同源词在现代闽南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并构拟它们在共同闽南方言中的形式。就中古音的架构而言，曾摄开口字包含一等登等嶝德与三等蒸拯证职。下文的讨论分别就阳声韵与入声韵来观察。

### 2.1 闽南方言曾摄阳声韵字的现象与构拟

#### 2.1.1 曾摄一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一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南方言中的表现，底下列出同源词比较表来加以观察：<sup>①</sup>

表 2 闽南方言曾摄一等阳声韵同源词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东山	汕头	揭阳
崩	paŋ1	paŋ1	paŋ1/piŋ1	paŋ1/peŋ1	paŋ1	paŋ1
朋	piŋ2	piŋ2	piŋ2	pʰeŋ2	pʰeŋ2	pʰeŋ2
灯	tiŋ1	tiŋ1	tiŋ1	teŋ1	teŋ1	teŋ1
等	tan3/tiŋ3	tan3	tan3/tiŋ3	tan3/teŋ3	taŋ3/teŋ3	taŋ3/ teŋ3
藤	tin2	tin2	tin2	tin2	tiŋ2	teŋ2
邓姓	tiŋ5	tiŋ6	tiŋ6		teŋ4	teŋ4
曾姓	tsan1	tsan1/ tsiŋ1	tsan1/tsiŋ1	tsan1/tsiŋ1	tsaŋ1	tsaŋ1
层	tsan2	tsan2	tsan2	tsan2	tsaŋ2	tsaŋ2
赠	tsan5		tsan5/tsiŋ5	tsan5/tsiŋ5	tsaŋ5	tsaŋ5
肯	kʰin3, kʰən3	kʰiŋ3	kʰeŋ3	kʰeŋ3	kʰeŋ3	kʰeŋ3
捆绑	an2	an2	an2	an2		an2

①语料来源出处如下：泉州根据林连通（1993）、永春根据林连通、陈章太（1989）、漳州根据林宝卿（1992）与马重奇（1993）、东山根据东山县志（1994）、汕头根据林伦伦、陈小枫（1996）、揭阳根据蔡俊明（1976）。以下引用同一方言点，不另出注说明。

说明：

第一，根据上表，曾摄一等的双唇音字有两种读法：-aŋ与-iŋ(-eŋ)。从漳州与东山“崩”的文白异读来看，-aŋ是白读而-iŋ(-eŋ)是文读。由此推测，上述所有闽南方言的“朋”piŋ2或pheŋ2都属于文读层的表现。

第二，曾摄一等的非唇音字则有三种读法：-an、-in与-iŋ(-eŋ)，其中-iŋ(-eŋ)是文读层。从文白异读的表现来看，各闽南方言的“灯”与“邓”显然都是使用文读音。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漳州系统的东山方言及潮汕地区汕头、揭阳方言的表现。

首先说明汕头方言。根据林伦伦、陈小枫(1996)，汕头方言存在-eŋ、-ek与-iŋ、-ik的对立，其中-eŋ、-ek对应的是中古曾、梗、通三摄的同源词，-iŋ、-ik则对应中古臻摄三等的同源词。换句话说，上表中汕头方言的“藤”读为tiŋ2显示它与“灯”teŋ1分属不同的层次：汕头的tiŋ2相当于泉漳的tin2，汕头的“灯”teŋ1则相当于泉漳的tiŋ1。归纳起来，汕头方言-eŋ、-ek与-iŋ、-ik的音韵演变如下：

R1 \*-iŋ>-eŋ

\*-ik>-ek

R2 \*-in>-iŋ

\*-it>-ik

上述两条规则有其内在次序，R1 必须先于 R2。附带一提，汕头方言的这个音韵变化，是在最近一百年之内发生的。根据 Fielde 于 1883 年编著的《汕头音义字典》所载，当时的汕头方言还有-in、-it与-iŋ、-ik的对立，曾摄一等的“藤”正读为tin2(页 544)。<sup>①</sup>

其次，观察揭阳方言的共时音韵系统，可以发现它只有-eŋ、-ek而没有-iŋ、-ik。对比其他闽南方言，我们推测它们发生了下列的变化：

R3 \*-in>-iŋ

\*-it>-ik

R4 \*-iŋ>-eŋ

\*-ik>-ek

<sup>①</sup>汕头方言近一百年来的韵尾变化可参看我们(吴瑞文、林英津 2007)的相关研究。

以上两条规则也有其先后次序，亦即 R3 要先于 R4。很显然地，揭阳方言与汕头方言的不同是规律运作次序的不同。揭阳方言先发生了舌尖辅音韵尾与舌根辅音韵尾的合并，之后发生元音低化。比较汕头与揭阳这两个方言，显示揭阳的-eŋ就层次分析而言，既是文读也是白读。

至于属于漳州的东山方言，变化相对比较简单，也就是：

R5 \*-iŋ> -eŋ

\*-ik> -ek

它并没有如揭阳那样产生不同部位辅音韵尾的合并，而仅仅是-iŋ、-ik 的元音低化，其条件是舌根辅音韵尾。

第三，永春方言的“肯”有kʰin3 与kʰən3 两读。根据李如龙（2001）载录南安方言的材料，“肯”有三读：kʰin3、kʰəŋ3 与kʰiŋ3 三读。其中-eŋ、-ek 韵母辖字不多，且皆为曾梗摄文读音字，我们认为这是新近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新的音位。永春的kʰən3 想来也是属于晚近的影响，只是永春的策略是让舌根辅音韵尾调整为舌尖音韵尾，以该方言固有的-ən 来折合这个新传入的词。

第四，关于闽南方言中表示“绷紧”一词，根据杨秀芳（2006）的考证，其语源与表“拉紧”的“籀”kiŋ1（古恒切，曾摄开口一等字）有同源关系。杨文根据闽南语与古汉语的规则对应关系，判断“籀”kiŋ1 与表绷紧义的an2 是透过清浊别义这一手段构词的一对动词。在语法功能上，kiŋ1 是动作动词，an2 是状态动词；就音韵层次而言，前者是文读层次的遗留，后者是白话层次的遗留。本文接受这个结论。

整体而言，曾摄一等的同源词在闽南方言中主要有两类对应：一类是白读层的-an，一类是文读层的-iŋ。值得探究的是，“藤”与“肯”的韵母-in是否可以成为独立的一个层次？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待后文探讨入声韵的表现后再做判断。

### 2.1.2 曾摄三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三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南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3 闽南方言曾摄三等阳声韵同源词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东山 <sup>①</sup>	汕头	揭阳
冰	piŋ1	piŋ1	piŋ1	peŋ1	piã1	piã1
凭	pin2	pin2	pin2/piŋ2	pin2	pʰeŋ2	peŋ2
征	tsiŋ1	tsiŋ1	tsiŋ1	tin1	teŋ1/tseŋ1	teŋ1
澄	tiŋ2	tiŋ2	tiŋ2		θeŋ2	θeŋ2
称平	tshinŋ1	tshinŋ1	tshinŋ1	[tshenŋ1]	tshinŋ1	tshenŋ1
称去	tshinŋ5	tsiŋ5	tsiŋ5	tshin5/ tshenŋ5	tshenŋ5	tshenŋ5
秤	tshin5	tshin5	tshin5	tshin5/ tshenŋ5	tshinŋ5	tshenŋ5
升	tsin1/siŋ1	tsin1/siŋ1	tsin1/siŋ1		tsiŋ1/seŋ1	
塍水田	tshan2	tshan2	tshan2	tshan2	tshan2	tshanŋ2
承	sin2	sin2/siŋ2	sin2/siŋ2	seŋ2	seŋ2	seŋ2
应	in5	in5/iŋ5	in5/iŋ5	in5	eŋ5	eŋ5
蝇	sin2/iŋ2	sin2	sin2	[sin2]	siŋ2	seŋ2

观察以上的同源词例，我们发现曾摄三等的唇音字也有两种读法，一类是-in，另一类是-iŋ。从漳州方言文白异读的表现可以推测-in属于白读而-iŋ是文读。至于汕头与揭阳的“冰” piã1，从其读为鼻化韵母来看，应是白读层的韵母。这个读音的来源，我们将于下文讨论。

根据曾摄三等以上的规则对应，我们顺带说明闽南语中一个语词的语源。闽南语中表示定睛细看或瞪视的词，有一个语音形式是tsin2。例如：

绳tsin2 两个对～；伊合我～甲真久他细细地看了我好久（《厦门方言词典》）

绳广韵食陵切，直也，又绳索。今准绳白读tsun3 tsin2，均合对应，又直视谓“绳” tsin2。（《南安市方言志》）

不过这个词在南安市方言志的同音字表中写为“睞”，晋江方言志亦然。至于泉州方言志与永春方言志表示“凝视”的这个tsin2 则都写作“绳”。

①东山方言中带有方括号的读音是根据中嶠干起（1979）福建东山岛方言的材料补入。

我们的问题是：究竟闽南语中意为瞪视的tsin2 的本字为何？是“绳”还是“睷”？或两者皆非另有语源？现在书写方式的疑问是：

(A) “睷”在《广韵》中找不到。从这个方块字从目从秦的结构来看，这个字显然是个形声字，从“目”表示与眼睛有关，从“秦”表示这个方块字的读音。换句话说，“睷”不是个说得出早期来历的字，应是当地知识分子所造。

(B) “绳”的意思是绳索或直，与定睛细看或瞪视看不出语意上的关联性。

配合上文表 3 的音韵规则对应，本文认为闽南语中表示定睛细看或瞪视的tsin2，本字就是“瞪”。“瞪”在《广韵》中有三条音切：

瞪 《广韵》宅耕切，直视兒。梗摄二等澄母平声。

瞪 《广韵》直陵切，直视也。曾摄三等澄母平声。

瞪 《广韵》丈证切，直视兒。曾摄三等澄母去声。

从闽南语与中古音声调的对应关系来看，首先可以排除去声丈证切的“瞪”，<sup>①</sup>候选字就只剩下两个。进一步考虑，究竟是梗摄二等的宅耕切还是曾摄三等的直陵切。先来观察梗摄二等字文读与白话的语音形式：

	泉州	永春	漳州	东山	汕头	揭阳
行梗二庚	kiā2	kiā2	kiā2	kiā2	kiā2	kiā2
	hiŋ2	hiŋ2	hiŋ2	heŋ2	heŋ2	heŋ2
生梗二庚	sī1, ts̚ī1	sī1, ts̚ī1	s̚ī1, ts̚ē1	s̚ē1, ts̚ē1	s̚ē1, ts̚ē1	s̚ē1, ts̚ē1
	siŋ1	siŋ1	siŋ1	seŋ1	seŋ1	seŋ1
争梗二耕	tsī1	tsī1	ts̚ē1	ts̚ē1	ts̚ē1	ts̚ē1
	tsiŋ1	tsiŋ1	tsiŋ1	tseŋ1	tseŋ1	tseŋ1

由此可知：

梗摄二等的规则对应：白读-ī、-ē、-ē或-iā，文读-inj。<sup>②</sup>

曾摄三等的规则对应：白读-an或-in，文读-inj。

从上述梗曾两摄韵母的表现，曾摄三等直陵切的可能就是闽南语tsin2 的语源。

<sup>①</sup> “瞪”在现代普通话或台湾国语都读为təŋ5，就声调而言应当来自丈证切（音同“证”）一读，但声母不应读为舌尖塞音t-。我们推测是受字形中“登”təŋ1的影响，才例外地读为təŋ5。

<sup>②</sup> 关于梗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请参阅吴瑞文(2010)的研究。

现在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声母。一般而言，中古知系字（知彻澄）在闽南语都是读为舌尖音声母t-、th-，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是跨越文白层次的现象。不过在闽南语中，事实上也不难发现知系字读为舌尖塞擦音ts-、tsh-的。例如：<sup>①</sup>

知系字	知	超	肠	阵	虫
读ts-、tsh-	tsai1/tsāi1	tshiau1	tshianŋ2	tsun6	tshinŋ2
读t-、th-	ti1		tŋ2	tin6	tŋanŋ2

根据以上的对应，如果我们认为直陵切的“瞪”也正是知系字读为舌尖塞擦音ts-、tsh-这一类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结论：闽南语的tsin2与广韵直陵切(\*dʒəŋ)同源，可以写为“瞪”。

曾摄三等的非唇音字有三种读法：-in、-an与-iŋ (-eŋ)，其中-iŋ (-eŋ)是文读层次，暂时不论。至于白读音，不难发现曾摄三等阳声韵字在闽南方言中的主要对应是-in，只有一个义指水田的“塍”读为tshan2。

## 2.2 曾摄一、三等入声字

本节探讨曾摄一、三等入声韵字的同源词在闽南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4 闽南方言曾摄一、三等入声韵同源词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东山	汕头	揭阳
北	pak7/pok7	pak7	pak7	pak7/pok7	pak7	pak7
墨	bak8/ biak8	bak8/bik8	bak8/bik8	bak8/bek8	bak8	bak8
得	tit7/tiak7	tit7/tik7	tit7/tik7	tit7/tek7	tik7	tek7
贼	tshat8/ tsiak8	tshat8	tshat8/tsik8	tshat8/ tsek8	tshak8	tshak8
刻	khat7/ khiak7	khat7/khik7	khik7	khek7	k⁊ak7/ khek7	khek7
克	khat7/ khiak7	khik7	k⁊ik7	khek7	k⁊ek7	khek7
黑	hiak7	hik7	hik7	hek7	hek7	hek7

<sup>①</sup>关于闽语中“端知不分”的现象及其在历史语言学分群的意义，我们已另外撰文（吴瑞文 2012a）讨论。我们的结论是，从词汇扩散理论来看，闽语中若干知系字的白读层读为舌尖塞擦音ts-、tsh-，是端知分化这一音变在某些词汇中已经产生的先驱变化。

续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东山	汕头	揭阳
力	lat8/liak8	lat8/lik8	lat8/lik8	lat8/lek8	lak8	lak8
熄	sit7/siak7	sit7/sik7	sit7/sik7	sit7	sek7	sek7
直	tit8	tit8	tit8/tik8	tit8	tik8	tek8
值	tat8	tat8	tat8/tit8/ tik8	tat8	tak8	tak8
鲫	tsit7	tsit7	tsit7		tsik7	tsek7
织	tsit7	tsit7	tsit7	tsit7	tsik7	tsek7
拭擦	tshit7	tshit7	tshit7/sik7	tshit7/sik7	tshik7/sek8	tshek8
植	sit8	tsit8	sit8		sik8	sek8
食	tsia?8,sit8	tsia?8, sit8	tsia?8,sit8	tsia?8,sit8	tsia?8	tsia?8
翼	sit8	sit8	sit8/ik8	sit8/ek8	sik8/ek8	sek8

说明：

第一，根据上表，不难发现就曾摄开口入声字的文读音而言，泉州方言是-iak，其他方言则是-ik或-ek。从共时音韵系统来看，泉州方言恰好没有-ik韵母，其他闽南方言的-ik在泉州方言都对应-iak。我们推测它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ik>-iək>-iak

换句话说，高元音i在泉州发生元音分裂（vowel breaking）现象，其条件是舌根塞音韵尾。

第二，曾摄一等唇音的北、墨两字，白话音韵母都是-ak，文读音则分别为pək7 (pok7) 与bik8 (bik8、biak8)。比较现代北京话，同为德韵的“北”pei3与“墨”mo5读音就有差异，这表示作为标准语传入闽语的文读层，其曾摄入声本身也存在层次问题。

第三，泉漳方言“刻”的白读khat7 义指台阶一级一级为“刻”，文读khik7, khiak7 义为“时刻”；汕头方言亦载录两种音读，但未有说明，不知是否也有相同的语义区别。泉州方言“克”有khat7/khiak7 两读，前者用在义指“忍受”的khat7 khɔ3一词，后者则为“克服”之克。

第四，擦拭的“拭”中古为书母字，在今各闽南方言中，若有文白异读的，则白话音为舌尖送气塞擦音，文读音为舌尖擦音。白话层读法显示闽语早期的特征。

整体而言，曾摄一、三等入声的同源词在闽南方言中至少有三种规则对应：-at、-it与-ik。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口语常用字“食”读为tsiaʔ8，是特殊的对应关系。

### 2.3 共同闽南方言曾摄字的构拟

根据以上两小节的分析，我们认为曾摄一、三等开口字的白话音在共同闽南方言可以构拟为以下的形式：

表 5 共同闽南方言曾摄开口字的构拟

	构拟	例字	构拟	例字	等第
唇音	*-an̪	崩	*-ak	北墨	一等
非唇音	*-an	等赠拯塍	*-at	贼刻力值	一三等
唇音与非唇音	*-in	凭秤蝇藤	*-it	直翼拭得	一三等
唇音与非唇音	*-iā	冰	*-ia?	食	三等

从上表可以知道：

第一，曾摄非唇音字在共同闽南方言中表现为\*-an/\*-at与\*-in/\*-it，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方言的证据显示它们的韵尾都必须构拟为舌尖辅音。另外，这两对韵母都有跨越等第的表现。

第二，只有曾摄一等唇音字可以构拟为带舌根辅音的\*-an̪/\*-ak，至于曾摄三等唇音字也必须构拟为舌尖辅音韵尾。

第三，曾摄三等有“冰”、“食”这两个同源词的韵母必须构拟为\*iā与\*ia?，拟音显示它们分别与梗摄三等的阳声与入声合流。（梗摄相关的讨论见吴瑞文 2010）

### 3. 曾摄开口字在现代闽东方言中的现象与构拟

#### 3.1 闽东方言曾摄阳声韵字的现象

##### 3.1.1 曾摄一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一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东方言中的表现，底下列出同源词比较表来加以观察：<sup>①</sup>

表 6 闽东方言曾摄阳声韵同源词表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崩	pʊŋ1/pœŋ1	pɛŋ1	pɛŋ1	pʊŋ1/peŋ1	pʊŋ1/peŋ1	pʊŋ1/pɛŋ1
朋	pœŋ2	pɛŋ2	pɛŋ2	peŋ2	peŋ2	pɛŋ2
灯	tœŋ1	teŋ1	teŋ1	tiŋ1/teiŋ1	tiŋ1/teiŋ1	teŋ1
等	tiŋ3/tœŋ3	tiŋ3/teŋ3	tyŋ3/teŋ3	tiŋ3/teiŋ3	tiŋ3/teiŋ3	tiŋ3/teŋ3
藤	tiŋ2	tiŋ2		teiŋ2	tiŋ2	tiŋ3/teŋ3
邓姓	tœŋ6	teŋ6	teŋ6	teiŋ6	teiŋ6	teŋ6
曾姓	tsœŋ1	tseŋ1	tseŋ1	tseiŋ1	tseiŋ1	tseŋ1
层	tsiŋ2	tseŋ2	tseŋ2	tseiŋ2	tseiŋ2	tseŋ2
赠	tsœŋ5	tseŋ5	tseŋ5	tseiŋ5	tseiŋ5	tseŋ5
肯	kʰiŋ3/ kʰœŋ3	kʰiŋ3/ kʰeŋ3	kʰiŋ3/ kʰeŋ3	kʰiŋ3/ kʰeiŋ3	kʰiŋ3	kʰiŋ3/ kʰeŋ3

说明：

第一，闽东方言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文读系统中能够区分曾摄一等、梗摄二等与曾摄三等、梗摄三、四等，换言之，曾梗摄的洪细有别。例如：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等曾一登	tœŋ3	teŋ3	teŋ3	teiŋ3	teiŋ3	teŋ3
争梗二耕	tsœŋ1	tseŋ1	tseŋ1	tseiŋ1	tseiŋ1	tseŋ1
硬梗二庚	ŋœŋ6	ŋeŋ6	ŋeŋ6	ŋeŋ6	ŋeŋ6	ŋeŋ6
蒸曾三蒸	tsiŋ1	tsiŋ1	tsiŋ1	tsiŋ1	tsiŋ1	tsiŋ1
睛梗三清	tsiŋ2	tsiŋ2	tseŋ2 <sup>②</sup>	tsiŋ2	tsiŋ2	tsiŋ2
青梗四青	tshŋ1	tshŋ1	tshŋ1	tshŋ1	tshŋ1	tshŋ1

①语料来源出处如下：柘荣（1995）、寿宁（1992）、宁德（1995）、闽清（1993）、永泰（1992）均根据县志方言志，福清根据冯爱珍（1993），宁德另外还参考沙平（1999）。以下引用同一方言点，不另出注说明。

②根据沙平（1999），宁德的-ŋ韵母只有2、5、6三个调。从表中其他例字来看，就曾梗摄细音字而言，-ŋ与-ŋ是互补的。

这个认识有助于我们判断曾摄一等开口字的文白异读。以柘荣而言，曾摄一等的-œŋ是文读音，-iŋ是白话音。

第二，宁德方言的“等”白话音读为tyŋ3 显然是个例外。秋谷裕幸（2010：231）指出，闽东北片若干方言的“等”字的主要元音带有合口成分，例如寿宁斜滩tiœŋ1、宁德虎𬇙yuŋ1、周宁咸村tœŋ1。这个读音我们暂时存疑。

### 3.1.2 曾摄三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三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东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 7 闽东方言曾摄三等阳声韵同源词表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冰	piŋ1	piŋ1	piŋ1	piŋ1	piŋ1	piŋ1
凭	piŋ2	piŋ2	peŋ2	piŋ2	piŋ2	piŋ2
征	tiŋ1			tiŋ1	tsiŋ1	tiŋ1
澄	tœŋ2	teŋ2	teŋ2	teiŋ2		tiŋ2
称平	tshinŋ1	tshinŋ1	tshinŋ1	tshinŋ1	tshinŋ1	tshinŋ1
称去	tshinŋ5	tshinŋ5	tseŋ5	tshinŋ5	tshinŋ5	tshinŋ5
秤	tshinŋ5			tshinŋ5	tshinŋ5	tshinŋ5
升量词	siŋ1	siŋ1	siŋ1	tsiŋ1	tsiŋ1	tsiŋ1
塍水田	tsʰeŋ2	tshenŋ2	tsʰeŋ2	tsʰeŋ2	tsʰeŋ2/ tshinŋ2	tsʰeŋ2/ tshinŋ2
承	siŋ2	siŋ2	seŋ2	siŋ2	siŋ2	siŋ2
应	iŋ5	iŋ5	eŋ5	iŋ5	iŋ5	iŋ5
蝇	siŋ2	siŋ2	seŋ2	siŋ2	siŋ2	siŋ2

曾摄开口三等字在各闽东方言的现象是：

第一，所有闽东方言表示水田的“塍”都读为洪音韵母，并且永泰、福清“塍”有文白异读：白话音为tsʰeŋ2 或tsʰeŋ2，文读音为tshinŋ2。我们由此推测其他闽东方言的洪音韵母读法也是白话音。另外，寿宁、宁德、闽清等三个方言的“澄”与“塍”有相同的韵母，亦即都读为洪音韵母，我们也认为“澄”在这些方言中属于白话音。

第二，柘荣的“澄”  $tœŋ2$  与“塍”  $tsʰœŋ2$  韵母不同，我们认为可能是受偏旁“登”影响而读同一等文读层。

第三，除了以上几个同源词之外，曾摄开口三等在闽东方言主要的对应韵母是 $*-iŋ$ 。

### 3.2 曾摄一、三等入声字

本节探讨曾摄一等与三等的入声韵字同源词在闽东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 8 闽东方言曾摄一、三等入声韵同源词表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北		pɛ?7	pœk7	pøyk7	pøy?7	pø?7
墨	muk8/ mœk8	mɛ?8	mœk8	møyk8	møy?8	mø?8
得	tœk7	te?7	tœk7	teik7	tei?7	te?7
贼	tsʰœk8	tsʰe?8	tsʰœk8	tsheik8	tshei?8	tshe?8
刻		kʰɛ?7	kʰœk7	kʰeik7	kʰei?7	kʰe?7
克		kʰɛ?7	kʰœk7	kʰeik7	kʰei?7	kʰe?7
黑	xœk7	xɛ?7	xœk7	xeik7	hei?7	he?7
力	lik8	li?8	lik <sup>①</sup>	lik8	li?8	li?8
熄	sik7	si?7	sek7	sik7	si?7	si?7
直	tik8, thik8	ti?8	tik8	tik8	ti?8	ti?8
值	tik8, thik8	ti?8, thi?8	tik8	tik8	tei?8, ti?8	te?8, ti?8
鲫	tsik7		tsik7	tsik7	tsi?7	tsi?7
织	tsik7	tsi?7	tsek7	tsik7	tsi?7	tsi?7
拭擦	tshik7		tsʰek7	tshik7	tsh?i?7	tsh?i?7
植	tik8		tik8	sik8	ti?8	ti?8
食	sia?8, sik8	sia?8, si?8	sia?8, sik8	sie?8, sik8	sie?8, si?8	sia?8, si?8
翼	siek8, ik8	(ie?8), i?8	sip8, sik8, ik8	sik8/ik8	si?8/i?8	si?8/i?8

①根据《宁德市志方言志》（宁德 1995），曾摄开口三等的“力”有lip8 一读，然此音不见于沙平（1999）的记录。我们暂时根据沙平的材料不予列入。

说明：

第一，曾摄一等入声唇音字除了寿宁之外，其他五个闽东方言都是一个带有合口性的元音。柘荣“墨”字有文白异读，白话音是muk8，文读音是mœk8，可见曾摄一等唇音字的元音带有合口成分是文白两层一致的现象。

第二，除了柘荣以外，其他五个闽东方言的曾摄一等入声非唇音字表现非常一致，主要元音大抵都是靠前的-ɛ、-e或者复合元音-ei。柘荣只剩下“贼”tshɛk8这个词还保留早期的形式，其他词都被文读韵母-œk取代了。

第三，曾摄三等入声在今闽东方言中大抵都是-ik或-i?。宁德的-ek与-ik是互补分布，前者出现在阴入（7），后者出现在阳入（8）。

第四，永泰、福清的“值”有两种读音，一种是洪音读法的tei?8、te?8，另一种是细音读法的ti?8。我们认为“值”的洪音读法是与曾摄开口三等“塍”平行的现象，也就是三等读同一等。

第五，曾摄三等入声的“食”在各闽东方言中都有读同梗摄三等的表现，这个现象与前一节闽南方言的现象如出一辙。

第六，表示翅膀的“翼”这个词在这六个闽东方言中的表现很纷杂：

1) 闽清、永泰与福清的“翼”有文白两读，白读为sik8或si?8，文读为ik8或i?8。这显示这些方言中曾摄开口三等的ik、i?其实兼具文读与白话两种性质，或换个角度说，文读与白话共享同一个形式。

2) 秋谷裕幸（2010: 232）指出，寿宁斜滩则有读同梗摄三等开口字的表现，如sie?8，这是与“食”平行的现象。其次，福鼎白琳、柘荣富溪等闽东福宁片方言中的“翼”有读同咸山摄三、四等的表现，例如：白琳θie?8、富溪θei?8。而上表中宁德“翼”sip8读同咸深两摄的三等字，经过这样的交叉比对，可见闽东有一类方言把“翼”的韵母读同咸摄三等字。Norman (2006: 136) 指出，共同闽语 (Common Min) 表示翅膀的同源词至少有三个：(1) “翼” \*sit8；(2) “胁” (虚业切) “flank, side of the body”。这个词主要通行于闽北，如建阳k<sup>h</sup>e7、邵武k<sup>h</sup>ie7、和平k<sup>h</sup>ie7、崇安k<sup>h</sup>ie7、石陂k<sup>h</sup>e7；(3) 另一个是不知语源的\*siap8。以上宁德、柘荣、柘荣富溪与福鼎白琳的读音显然都来自\*siap8。

### 3.3 共同闽东方言曾摄字的构拟

在提出我们对共同闽东方言曾摄字的构拟之前，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曾摄一、三等非唇音字的韵尾问题。如果仅根据上文 3.1 与 3.2 所显示六种闽东方言的韵尾表现，我们只能给曾摄字构拟舌根辅音韵尾，也就是\*-ɛŋ/

\*-ɛk、\*-iŋ/\*-ik。但若参看闽东早期韵书《安腔八音》，我们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把这批字构拟为舌尖辅音韵尾。<sup>①</sup>据马重奇（2008：470-476）的研究，清末民初的《安腔八音》还保留三套辅音韵尾的对立：<sup>②</sup>

表9 《安腔八音》与现代福安方言的辅音韵尾比较表

	添	金	砧	三	蟹	
《安腔八音》	*im/*ip	*em/*ep	*ɛm/*ɛp	*am/*ap	*iam/*iap	
现代福安方言	iŋ/ik	eɪŋ/eik	ɛɪŋ/ɛik	aŋ/ak	iŋ/iak	
	天	宾	牵	山	煎	欢
《安腔八音》	*in/*it	*en/*et	*ɛn/*ɛt	*an/*at	*ian/*iat	*uan/*uat
现代福安方言	iŋ/ik	eɪŋ/eik	ɛɪŋ/ɛik	aŋ/ak	iŋ/iak	uaŋ/uak
	川	银	春	根		
《安腔八音》	*un/*ut	*øŋ/*øt	*on/*ot	*ɔŋ/*ɔt		
现代福安方言	uŋ/uk	øŋ/øk	ouŋ/ouk	ɔŋ/ɔuk		
	掀 <sup>③</sup>	声		坑	厅	
《安腔八音》	*iŋ/*ik	*eŋ/*ek		*aŋ/*ak	*ian/*iak	
现代福安方言	iŋ/ik	eɪŋ/eik		aŋ/ak	iŋ/iak	
	光	恭	灯	缸	东	香
《安腔八音》	*uŋ/*uk	*øŋ/*øk	*œŋ/*œk	*ɔŋ/*ɔk	*oŋ/*ok	*ioŋ/*iok
现代福安方言	uŋ/uk	øŋ/øk	œŋ/œk	ɔŋ/ɔuk	ouŋ/ouk	ioŋ/iok

①根据马重奇(2008：462)的说明，《安腔八音》是清代末年编纂的一部福安方言韵书，凡七卷。目前可见的是陈祖蔚 1953 年的手抄本，藏于福安县图书馆。据陈祖蔚所言，此韵书是由其祖父陈登冕（1882—1953）及其老师陆尚淋（生卒年不详）共同编纂。1981 年，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库复印了这本手抄本。

②马重奇（2008：470-474）根据现代福安方言的表现，给《安腔八音》各字母韵构拟了早期读音。表中的拟音是我们修改后的结果。我们修改的地方是：

- (1) 将原来的宾\*ein/\*eit、金\*eim/\*eip、厅\*eɪŋ/\*eik改为\*en/\*et、\*em/\*ep\*、\*ian/\*iak。
- (2) 将原来的砧\*em/\*ep、牵\*en/\*et改为\*ɛm/\*ɛp、\*ɛn/\*ɛt。
- (3) 将原来的春\*oun/\*out、东\*ouŋ/ouk改为\*on/\*ok、\*on/\*ot。
- (4) 将原来的缸\*oŋ/\*ok、根\*on/\*ot改为\*ɔŋ/\*ɔk、\*ɔn/\*ɔt。
- (5) 将原来的银\*uŋ/\*uet、恭\*ueŋ/\*uek改为\*øŋ/\*øt、\*øŋ/\*øk。
- (6) 将原来的声\*iŋ/\*iak改为\*eŋ/\*ek。

③马重奇将掀字母韵构拟为\*iŋ，然而《安腔八音》中的掀字母韵基本上都来自《广韵》山摄字，只有五个字来自通摄阳声韵（巩拱龚共烘）。因此将之构拟为带舌根辅音韵尾似乎有待商榷，今暂从之。

曾摄一、三等开口字在《安腔八音》的分布如下：（在“/”之前的为一等，其后者为三等）<sup>①</sup>

表 10 曾摄开口字在《安腔八音》中的分布

	阳声例字	入声例字
春字母韵*on/*ot	崩/	
天字母韵*in/*it	肯/蒸拯	/即蚀
宾字母韵*en/*et	藤凳/陵冰升承蝇应	/逼职织植食
牵字母韵*ɛn/*ɛt	/塍	贼/塞稿
灯字母韵*œŋ/*œk	崩灯邓曾层赠	北得贼墨德刻克黑/侧
声字母韵*ɛŋ/*ɛk	凳曾/塍	/力直值熄拭翼
恭字母韵*øŋ/*øk	等肯/	
厅字母韵*iaŋ/*iak		/食

从上表可知，曾摄一、三等字在《安腔八音》中至少有两种韵尾，一类是舌尖辅音韵尾，一类是舌根辅音韵尾。尤其重要的是，《安腔八音》的注解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sup>②</sup>

1) 升字于宾字母韵有两读，一是曾母，拟音为\*tsen1，意为米升之升。一是时母，拟音为sen1。升字读为不送气塞擦音声母的\*tsen1，主要见于闽东南片方言，现代闽东北片方言中较少见，不过属于闽东北片的《安腔八音》则保留了这个早期的读法。

2) 崩字两见，一见于春字母韵边母(\*pon1)，一见于灯字母韵边母(\*pœŋ1)。配合上文 3.1.1 的闽东曾摄一等字文白读的层次分析，这显示“崩”字的白话音为舌尖辅音韵尾，文读音则为舌根辅音韵尾。

3) 凳字至少两见，一见于宾字母韵，一见于声字母韵，两韵有相同的主要元音而韵尾不同。这个情况显示《安腔八音》时期，宾字母韵已开始往声字母韵靠拢，也就是-en>-ɛŋ。

①为简省篇幅，表中并未穷举全部例字。

②根据《安腔八音》，当时的福安方言有 17 个声母，分别是：

\*p- (边)、\*pʰ- (波)、\*m- (蒙)、\*t- (低)、\*tʰ- (他)、\*n- (日)、\*l- (柳)、\*ts- (争)、\*tʂ- (出)、\*ʂ- (时)、\*k- (求)、\*kʰ- (气)、\*ŋ- (语)、\*h- (熹)、\*ɸ- (莺)、\*j- (如)、\*w- (无)。

4) 贼字亦两见,一见于牵字母韵出母,一见于灯字母韵曾母。特别有启发的是,作者于牵字母韵的“贼”字下注“土腔也”。这条线索显示,就“贼”字而言,灯字母韵曾母(\*tsœk8)与牵字母韵出母(\*tsʰet8)的两读的分别乃是文读音与白话音。

5) 肯字也是两见,一见于天字母韵,一见于恭字母韵。等字则仅见于恭字母韵。这个现象我们暂时不知道如何解释,也许是闽东北片方言内部彼此接触所造成。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早期闽东方言曾摄字曾经存在舌尖辅音韵尾的阶段,现在各方言之所以读为舌根辅音韵尾,乃是晚近韵尾归并的结果。共同闽东方言曾摄字可以构拟为如下的形式:

表 11 共同闽东方言曾摄开口字的构拟

	构拟	例字	构拟	例字	等第
唇音	*-un	崩	*-ut	北墨	一等
非唇音	*-ɛn	赠邓塍澄	*-ɛt	贼得值	一三等
唇音与非唇音	*-in	等秤蝇藤	*-it	直翼拭力	一三等
非唇音	—	—	*-jak	食	三等

从上表可以知道:

第一,在共同闽东方言中,曾摄一等唇音字与非唇音字必须构拟不同的主要元音,但都可以构拟为舌尖辅音韵尾。

第二,在共同闽东方言中,\*-ɛn/\*-ɛt与\*-in/\*-it这两对韵母都有跨越一、三等的表现。

第三,共同闽东方言的“食”也已经与梗摄三等合流,与共同闽南方言是平行的现象。

#### 4. 曾摄开口字在闽北方言中的现象与构拟

本节探讨曾摄开口字在闽北方言中的现象及其构拟。在 Norman (1969) 的博士论文中,他已经利用建瓯与建阳的材料构拟共同闽西方言(Proto

Western Min），这个构拟即相当于本文的共同闽北方言。<sup>①</sup>本节针对曾摄开口字增加方言点与同源词数量，提出一个更详尽的共同闽北方言构拟。<sup>②</sup>

#### 4.1 闽北方言曾摄阳声韵字的现象

##### 4.1.1 曾摄一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一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北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 12 闽北方言曾摄一等阳声韵同源词表

	建瓯	建阳	石陂	镇前	迪口	崇安
崩	paiŋ3	βaiŋ3/ paiŋ1	baiŋ2	peuŋ5	pai8	paiŋ1 βuaiŋ1
朋	paiŋ3	βaiŋ2	baiŋ2	peuŋ9	pai9	
灯	taiŋ1	taiŋ1	taiŋ1	teuŋ1	tai1	taiŋ1
等	taiŋ3	taiŋ3	taiŋ3	teuŋ3	tai3	taiŋ3
藤	taiŋ5	taiŋ2	taiŋ5	teuŋ2/taiŋ9	tai2	taiŋ2
邓	taiŋ6	taiŋ6	taiŋ6	taiŋ6	tai1	taiŋ6
曾	tsaiŋ1	tsaiŋ1	tsaiŋ1	tseuŋ1	tsai1	tsaiŋ1
层	tsaiŋ3	tsaiŋ9	dzaiŋ2	tseuŋ9	tsai9	laiŋ5
赠	tsaiŋ6	tsaiŋ5	dzaiŋ6	tseuŋ6	tsai7	tsaiŋ6
肯	khaiŋ3	khaiŋ3	khaiŋ3	kheuŋ3	khai3	khaiŋ3

根据上表可知，曾摄一等字在建瓯、建阳、石陂、崇安的主要对应都是-aiŋ，在迪口则是-ai，显示原有的辅音韵尾完全丢失。镇前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大多数的对应来看，应该认为镇前的-euŋ对应其他方言的-aiŋ，少数字有-aiŋ的读法，这个现象我们将在下文一并说明。

##### 4.1.2 曾摄三等字

本节探讨曾摄三等阳声韵字同源词在闽北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①相对地，Norman 把本文的闽南与闽东放在一起，构拟出共同闽东方言（Proto Eastern Min），在构拟的程序上与本文略有不同。

②方言材料出处：建瓯根据《汉语方言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2003）、建阳与崇安根据李如龙（2001），石陂、镇前与迪口根据秋谷裕幸（2008）。又，崇安今已改为武夷山。

表 13 闽北方言曾摄三等阳声韵同源词表

	建瓯	建阳	石陂	镇前	迪口	崇安
冰	paiŋ1/ peiŋ1	paiŋ1	peiŋ1	paiŋ1	pai1	paiŋ1
凭	peiŋ3	βeiŋ9		beiŋ	peiŋ9	βeiŋ5
征	teiŋ1	tɔiŋ1		teiŋ1	teiŋ1	teiŋ1
澄	tʰaiŋ5		teiŋ2	teiŋ2		
升	seiŋ1		seiŋ1	łeiŋ1	łeiŋ1	siŋ1
称	tsheiŋ1	tshinŋ1	tsheiŋ1	tsheiŋ1	tsheiŋ1	tshinŋ1
称		tshinŋ5	tsheiŋ5	tsheiŋ5	tsheiŋ5	
秤	tsheiŋ5	tshinŋ5	tsheiŋ5	tsheiŋ5	tsheiŋ5	tshinŋ5
塍	tshainŋ5	tħainŋ2	tshainŋ5	tshainŋ2	tshai2	tħainŋ2/lin2
绳	seiŋ3		seiŋ5			siŋ2
承	tsheiŋ3	siŋ2				siŋ2
应	aiŋ5, eiŋ5	aiŋ5, iŋ5	?aiŋ5, ?eiŋ5	euŋ5, eiŋ5	ai5, eiŋ5	iŋ5
蝇	saiŋ5	(sioŋ2)	seiŋ5		łai2	seiŋ5

根据上表可知：

第一，曾摄三等有读同一等的现象，韵母表现为-aiŋ。主要的同源词证据是表示田地的“塍”与表示应答的“应”。“应”字在五个闽北方言中有异读，并且其中一读与一等同韵，尤其具有启发性。

第二，除了以上曾摄三等读同一等的同源词之外，闽北方言曾摄三等阳声韵字的主要对应是-eiŋ或-iŋ。值得注意的是，闽北方言不存在曾摄一等读同三等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曾摄字而言，凡读-eiŋ或-iŋ的必是该摄三等字，而读-aiŋ的则可能来自该摄的一等或三等。

第三，崇安曾摄三等字有三种读音，分别是-aiŋ、-eiŋ与-iŋ。其中-aiŋ属于三等读同一等的早期层次，现在问题在于-eiŋ与-iŋ彼此间的相对关系。根据李如龙(2001)的报导，崇安方言的“征”有文白两读，白话音读teiŋ1，文读音读tsiŋ1，白话音的声母表现端知不分的格局，文读音则显示知系读为

塞擦音。我们据以推断崇安方言中的-eiŋ是白话层而-inj是文读层。对照其他闽北方言，崇安的“蝇”读为seɪŋ5亦属白话层的读法。

第四，建阳曾摄三等字有四种读音，分别是-aiŋ、-ɔiŋ、-inj与-iŋ。-ɔiŋ只有“蝇”sioŋ2一个词，-ɔiŋ韵母在建阳方言中主要对应中古宕摄开口三等字，则sioŋ2之语源是否来自曾摄字有待深究。至于凭、征两字韵母-ɔiŋ，-ɔiŋ在建阳方言中的中古来源包括山摄合口一等、臻摄开口三等、梗摄开口三四等、深摄开口三等、山摄开口三等。有启发的是，其中梗摄开口三四等的明mɔiŋ2、命mɔiŋ6、鼎tɔiŋ3、请θɔiŋ3、听θɔiŋ5等字为文读音。我们推测凭、征两字读-ɔiŋ，是曾摄三等与梗摄三四等合流后的读音，换句话说，属于后起的现象。综而言之，建阳方言曾摄三等开口字韵母有三个层次：-aiŋ/-inj/-ɔiŋ。

#### 4.2 闽北方言曾摄入声韵字的现象

本节探讨曾摄一、三等入声韵字同源词在闽北方言中的表现，先观察下列同源词表：

表 14 闽北方言曾摄一、三等入声韵同源词表

	建瓯	建阳	石陂	镇前	迪口	崇安
北	pε7	pe7	pe7	pœ3	pε7	pie7
墨	mε8	me8	me8	mœ5	mai8	mie8
得	tε7	te7	te7	tœ3	tai7	tie7
贼	tʂε8	ʈhe8	tʂe1	tʂœ6	tʂai4	tʂie8
刻	kʰε7	kʰe7	kʰe7	kʰœ3	kʰε7	kʰie7
克	kʰε7	kʰe7	kʰe7	kʰœ3	kʰε7	kʰie7
黑	xε7	xe7	xe7	hoe3	hε7	xie7
力	sε6/li8	le8/loɪ8	se1	li5	ɿai4	lei8
鲫	tsi7	tsɔi7				tsei7
熄	si7	soi7	ci7	ɿi3	ɿi7	sei7
直	te6	te8/loɪ8	te1	tœ6	tai4	lei8
值	ti8/tsi7	lɔi8	di2	ti6	ti8	lei8

续表

	建瓯	建阳	石陂	镇前	迪口	崇安
织	tsi7		tɕi7	tɕi3	tsi7	tsi8
色	sɛ7	se7	se7	tœ3	tɛ7	sie7
拭	siɛ7					si7
食	si6	si8				si8
翼	siɛ6/i6	fi8	çia1	tie6	tia4	i8

根据上表可知：

第一，闽北各次方言曾摄一等入声的语音表现包括-e（建阳、石陂）、-ɛ（建瓯）-œ（镇前）与-ie（崇安），迪口则有-ai与-ɛ两类对应。就迪口方言而言，我们认为-ai是迪口较早期的形式，主要的理由是迪口同摄阳声字也丢失原有的鼻辅音韵尾而都读为-ai，这显示在迪口方言中，曾摄一等的阳声字与入声字同步地丢失辅音韵尾，这是典型的平行演变。请看下表：

	迪口	建阳、石陂	建瓯	
曾摄一等阳声韵	*-aiŋ>-ai	*-aiŋ>-aiŋ	*-aiŋ>-aiŋ	
曾摄一等入声韵	*-aik>-ai	*-aik>-ai>-e	*-aik>-ai>-ɛ	

比较迪口与建阳、石陂、建瓯，显然后三个方言同摄阳声与入声演变的速度并不相同。

现在回头来看迪口的两类对应，我们认为其成因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迪口的这批入声字正在发生-ai>-ɛ的变化；一是迪口从邻近方言借入了-ɛ这类音读。肇因于方言接触而产生语音演变的情况在历史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中屡见不鲜，因此以上两种解释事实上并不会互相排斥而有同时成立的可能。<sup>①</sup>

第二，闽北各次方言曾摄三等入声韵字的语音表现大致的趋势是有两类，一类与曾摄一等入声字同韵（如力、色），另一类则是曾摄三等入声

<sup>①</sup> 因接触而造成语言演变的例证可参看 Crowley (1997) 第 12 章、Trask (1996) 第 11 章，汉语方言中专门探讨因接触造成而音韵变化的著作则可参看何大安 (1988) 的第 5、6、7 章。

独有的表现。上述入声韵字分为两类的表现与曾摄三等阳声韵字有相似之处，亦即三等会有若干同源词读入一等，而一等则不会读为三等。

第三，“翼”在闽北各方言中的音读表现似乎显示它很早就离开曾摄三等入声而混入咸摄入声。换言之，建瓯siɛ6、镇前t̪ie6、石陂čia1、迪口t̪ia4等都来自前文提到的\*siap。在假设“翼”这一同源词在共同闽语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认为闽北方言的“翼”曾发生某种音韵变化而变入咸摄入声，至于闽东、闽南则不发生这个变化，“翼”始终没有离开曾摄。建瓯的“拭”读为siɛ7也是经历曾摄三等入声变入咸摄三等入声的变化。

第四，镇前方言的曾摄一等与三等的入声分别有-œ与-œ/-i的对应，从阳入相配这一平行结构，我们可以对镇前方言曾摄阳声韵的层次提出解释。镇前的曾摄一等开口阳声韵字有-aiŋ与-euŋ两种读音，三等有-aiŋ、-euŋ与-eiŋ三种读音。从入声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镇前方言曾摄一等阳声韵字固有的层次是-euŋ，三等固有的层次是-eiŋ，镇前之所以有-aiŋ韵母是受邻近方言影响的结果。也就是：

镇前	曾摄一等阳声韵与入声韵	曾摄三等阳声韵与入声韵
固有层	-euŋ藤：-œ贼	-eiŋ称：-i力
邻近方言层	-aiŋ邓：-e特	-aiŋ塍：-e侧

从数量上来看，镇前方言曾摄字绝大多数的对应韵母为-euŋ/-œ与-eiŋ/-i，-aiŋ/-e辖字显然少得多，可能由于移借的时间较晚。但就词汇取代的角度来看，镇前方言的“塍”已经被邻近方言的tšainj2给取代了。

第五，建阳入声的-ɔi只出现在三等，而且又是力、直两字的文读音。再者，前文已经指出，建阳曾摄三等的-ɔiŋ是曾梗合流之后的表现。综合上述线索，我们认为建阳入声的-ɔi属于最晚近的文读层。

第六，崇安方言的入声字表现相当特殊，一等是-ie，三等是-ei与-i。如果从一般古音分析与音值的角度来看，一等应是洪音，但崇安今读却是细音；三等应是细音，崇安今读却有洪音的表现。仅就闽北方言内部的对应上看，崇安的-ie对应其他闽北方言的-ai、-ɛ、-e与-œ，崇安的-ei、-i对应其

他方言的-i。就崇安方言而言，我们推测曾摄一等入声的-ie经历过“换位”(metathesis)的变化，也就是：<sup>①</sup>

\*aik>ai>ia>ie

崇安方言中发生类似变化的同源词还有：眉mie2、来lie2、裁tsie1、菜tshie5、狮sie1，比较闽南泉州方言：眉bai2、来lai2、裁tsai、菜tshai、狮sai。至于崇安方言曾摄三等入声的-ei则可能是受原有的辅音韵尾-k影响，造成元音分裂，之后-k就丢失了。比较前一小节曾摄阳声韵的韵母-eiŋ，这个韵母显然也经历了元音分裂，不同的是辅音韵尾-ŋ还保留着。

#### 4.3 共同闽北方言曾摄字的构拟

根据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认为共同闽北方言曾摄字的读音可以构拟如下：

表 15 共同闽北方言曾摄开口字的构拟

	构拟	例字	构拟	例字	等第
唇音与非唇音	*-aiŋ	崩灯等肯/冰塍应	*-aik	北墨得贼刻/力色	一三等
唇音与非唇音	*-eŋ	凭升秤蝇	*-ik	力熄值食	三等

从上表可以知道：

第一，在共同闽北方言中，曾摄一等唇音字与非唇音字不曾发生分化。

第二，在共同闽北方言中，\*-aiŋ/\*-aik有跨越曾摄一、三等的表现，\*-eŋ/\*-ik只出现在三等。特别要说明的是，现代闽北方言的曾摄入声字今读都不带有任何辅音韵尾，我们上表中仍然构拟出韵尾-k，凭借的是（1）相应的阳声韵字及（2）早期同源语言《切韵》的表现，前者是内部材料，后者是外部材料。

第三，\*-eŋ/\*-ik这对韵母的元音不同，我们仍将之视为曾摄三等。这是因为共同闽北方言曾摄三等阳声韵与入声韵的元音在演变上步调很不一致。光从语音形式而论，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推测：（1）\*-ik的

<sup>①</sup> 中古山摄开口四等字的同源词演变到共同闽语时也曾经发生过元音成分的换位。具体的细节请参看我们（吴瑞文 2012b）对山摄开口字的相关研究。

前身是\*-eik；（2）\*-ein的前身是\*-iŋ。本文暂时无法判断哪一个更好，只能存疑。

## 5.共同闽语曾摄开口字的构拟及层次分析

### 5.1 共同闽语曾摄开口字的构拟与共同闽语的分群

本节从比较的观点说明共同闽语曾摄开口字的早期形式。首先来观察曾摄开口字在整个闽语的表现，请看下表：

表 16 共同闽语曾摄开口字的构拟

	曾摄开口一等唇音	曾摄开口一等非唇音		曾摄开口三等	
共同闽东方言	*-un/*-ut	*-ɛn/*-ɛt	*-in/*-it	*-in/*-it	*-ɛn/*-ɛt
共同闽南方言	*-aŋ/*-ak	*-an/*-at	*-in/*-it	*-in/*-it	*-an/*-at
共同闽北方方言	*-ain/*-aik			*-ein/*-ik	*-ain/*-aik
共同闽语	*-əŋ/*-ək	*-ən/*-ət	*-in/*-it	*-in/*-it	*ən/*-ət

上表有几个地方要说明：

第一，就曾摄字在共同闽语中形式而言，我们认为 Norman (1981) 的构拟\*-ən/\*-ət可以妥善地解释曾摄一、三等非唇音字的表现。至于 Norman 给“崩北墨”构拟的\*-eŋ/\*-ek，我们则根据共同闽南的表现将之改拟为\*-əŋ/\*-ək，主要元音与非唇音字相同。若参考共同闽北方方言的表现，我们可以推测在前共同闽语阶段，曾摄非唇音字\*-ən/\*-ət来自\*-əŋ/\*-ək。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认为 Norman 所拟测的\*-ən/\*-ət与\*-eŋ/\*-ek（本文改作\*-əŋ/\*-ək）乃是互补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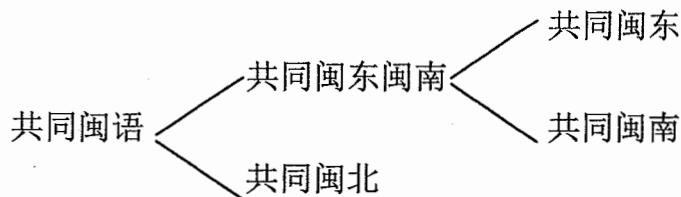
第二，观察上表，不难发现共同闽东、共同闽南与共同闽北这三个次方言中，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显然存在更多的共同点。包括：

- 1) 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的曾摄开口一等字发生了唇音与非唇音的分化，共同闽北不发生这个分化。
- 2) 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曾摄开口一等非唇音字与曾摄开口三等有两种混读的现象：一套是混读为洪音韵母，一套是混读为细音韵母。共同闽北

则只有一种混读的现象，也就是混读为\*-ainj/\*-aik。换言之，共同闽北的曾摄一等不会有\*-einj/\*-i的形式。

3) 从韵尾的演变来看，曾摄开口一等非唇音字与三等字的韵尾必须构拟为舌尖辅音韵尾\*-n/\*-t。而曾摄字在共同闽北的韵母中则显然不能构拟为舌尖辅音韵尾。

根据以上三点，从共同闽语的角度来看闽东、闽南与闽北这三群方言彼此的亲疏关系，我们认为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共同的时期，而共同闽北则很早就独立为一群。图示如下：



透过曾摄开口字音韵条件所得出的分群与 Norman (1969) 将闽语区分为沿海与内陆的构想是一致的。<sup>①</sup>

第三，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从古音的框架来看，闽北方言的\*-ainj/\*-aik 韵母是众多韵摄合流的趋向，包括咸、山、臻、曾、梗等诸摄。（参看 Lien 1990、平田 1995、黄金文 2001）既然共同闽北的\*-ainj/\*-aik 是早期\*-m、\*-n、\*-ŋ 等不同韵尾的韵母合流的结果，而整个闽北方言又显然只能构拟出一套辅音韵尾\*-ŋ、\*-k，这个现象显示现代的-ainj/-aik 是归并的结果。职是之故，恐怕不能只根据闽北的表现就认为其他闽语乃至中古《切韵》的曾、梗摄字是来自\*-ainj/\*-aik 的后续演变。<sup>②</sup>相反地，我们应该根据韵尾现象较为丰富的闽东、闽南等方言来说明共同闽北方言中不同韵摄合流到\*-ainj/\*-aik 的具体过程。<sup>③</sup>

<sup>①</sup>类似的结果可参看吴瑞文 (2009: 230)，他从词汇方面比较闽北、闽东、闽南三个方言，也认为内陆闽语与沿海闽语形成的过程不同。

<sup>②</sup>比方张光宇 (1990) 利用闽北建阳话的材料给中古的梗摄四等构拟出\*-ainj/\*-aik 韵母，似乎不曾注意-ainj/-ai 在整个建阳方言韵母系统中的性质。平田 (1995) 也已经指出这个构拟的问题所在，可以参看。

<sup>③</sup>这部份的工作，黄金文 (2001) 的第 4 章已经进行了不少，可以参看。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她的层次分析就理论假设上与实际操作上都与本文有若干不同。

## 5.2 共同闽语曾摄开口字的层次分析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的曾摄一、三等字存在两个层次，而这两个层次都表现为一、三等合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合并方向并不一致：一个层次是三等读同一等，另一个层次是一等读同三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种合流的音读究竟孰先孰后？

根据过去的研究（Norman 1979），共同闽语内部还有不同的层次，一个远溯秦汉，一个则源于六朝。这意谓共同闽语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时间层次。我们的研究（吴瑞文 2005、2009、2010a）则进一步指出，共同闽语中最早的那个层次是个介音不发达的语言，这具体表现为早期汉语的二等介音\*-r-与三等介音\*-j-演变到共同闽语中往往丢失。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共同闽语这个介音丢失现象是重要的音韵创新。比方以共同闽语梗摄二、三等为例（参看吴瑞文 2010a）：

	梗摄阳声韵字		梗摄入声韵字	
	二等介音*-r-	三等介音*-j-	二等介音*-r-	三等介音*-j-
层次 I *aŋ   *ak	*-r->∅	*-j->∅	*-r->∅	*-j-> -i-
层次 II *iaŋ   *iak	*-r-> -i-	*-j-> -i-	*-r-> -i-	*-j-> -i-

由上表可知，在共同闽语中梗摄有两个层次：层次 I 完全丢失了二等介音\*-r-，三等介音\*-j-则只在入声韵前保留。层次 II 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二等介音\*-r-与三等介音\*-j-完整保留。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曾摄三等与一等在共同闽语中混读为\*-ən/-ət的现象，也是发生了\*-j-丢失的现象。换言之，曾摄三等读同一等的现象属于秦汉层（或层次 I）的读音。与梗摄不同的地方在于，曾摄三等介音不因为韵尾是阳声韵或入声韵而有条件分化，换言之，三等介音在曾摄（上古来自蒸部与之部入声）是完全丢失的。也就是：

\*-j->∅ / \_ə

就时间层次而言，共同闽语的\*-ən/\*-ət是上古蒸部与之部入声的痕迹。还有，这个演变发生在共同闽语的第一层，也就是共同闽东、共同闽南与共同闽北尚未分化的阶段。换言之，就共同闽语的三个次群而言，“三等读同一等”这个现象的性质属于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即使三个方言群后来分化了，但仍然共同承继了这个音韵特征。相对地，共同闽语中曾摄一等读同三等的\*-in/\*-it该如何解释呢？比较的证据显示这个现象只存在于共同闽南与共同闽东，共同闽北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曾摄“一等读入三等”的这个现象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能追溯到共同闽语的第一层。

## 6. 曾摄开口字从上古音到共同闽语的演变

### 6.1 汉语音韵史中的曾摄开口字

根据汉语音韵史，中古曾摄全部来自上古蒸部及之部入声，现象尚称单纯。Ting (1975) 曾经根据魏晋时期诗人的押韵，深入地探讨上古音到《切韵》时期的韵部分合，并列出详细的音韵演变过程；何大安 (1981) 也根据当时诗韵对南北朝韵部有细腻的分析。现在我们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以上两位的演变表略加修改。主要修改的地方是把\*-ji-全部改为\*-rj-。李方桂 (1980) 的上古音系统假设了一套\*-ji-介音，并用它来解释中古的重纽现象及若干三等重唇声母字不变为轻唇的原因。龚煌城 (2003) 重新检讨重纽现象，结论是用\*-rj-介音来取代\*-ji-。龚文全面地探讨\*-rj-在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中，对元音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蒸部而言，\*-rj-与\*-j-在中古音完全合并为一类 (\*-j-)；换言之，就蒸部而言，\*-r-在\*-j-之前消失。现在依照龚文的办法，把丁、何表中的\*-ji-介音全部改为\*-rj-。

底下根据 Ting (1975) 与何大安 (1981) 的研究，列出书面汉语所呈现的蒸部与之部入声从上古到中古的变迁。

表 17 曾摄字在书面汉语中的音韵变迁

上古汉语		西汉		东汉		魏晋		南北朝		中古汉语		例字
蒸	əŋ	蒸	əŋ	蒸	əŋ	登	əŋ	登	ɛ̄	登	ɛ̄	曾登 恒
	rəŋ		rəŋ		rəŋ				ən		wəŋ	崩弘
	jəŋ		jəŋ		jəŋ	耕	reŋ	耕	eŋ	耕	eŋ	橙
	rjəŋ		rjəŋ		rjəŋ				uŋ		wəŋ	绷宏
	jəŋ		jəŋ		jəŋ	蒸	jəŋ	蒸	jəŋ	蒸	jəŋ	征兴
	rjəŋ		rjəŋ		rjəŋ				rjəŋ		juŋ	冰
	jəŋ		jəŋ		jəŋ	冬	joŋ	东	juŋ	东	juŋ	梦弓 穹
	rjəŋ		rjəŋ		rjəŋ							
之入	ək	职	ək	职	ək	德	ək	德	ək	德	ək	德则 克
	rək		rək		rək				uək		wək	北国 或
	jək		jək		jək	陌麦昔	ək	麦	ək	麦	ək	革
	rjək		rjək		rjək				uək		wək	麦
	jək		jək		jək	职	jək	职	jək	职	jək	力识 极
	rjək		rjək		rjək				rjək		jwək	倨域
	jək		jək		jək	沃	jok	屋	juk	屋	juk	伏牧 郁
	rjək		rjək		rjək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从上古蒸部到中古曾摄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是：1. 蒸部二等变入中古梗摄二等耕韵。2. 蒸部部分唇音与圆唇舌根音的三等字在魏晋时期之后变入通摄三等东沃韵。3. 蒸部原无开合口之分别，到了南北朝之后开合口才分化。

就共同闽语而言，我们已经知道曾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的阶段就已经存在好几组不同的形式，其中\*-əŋ/\*-ət与\*-in/\*-it都有跨越一、三等的情况，至于唇音的\*-əŋ/\*-ək则只出现在一等，\*-iaŋ/\*-iak只出现在三等。下文各节将分别说明上古音到共同闽语这些形式的演变。在进入讨论前另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本文以韵母的构拟为主要对象，关于声母的种种问题暂时从

略。共同闽语一栏的拟音是根据现代方言的表现推溯上去，而上古汉语一端则是根据李方桂的拟音，若是李文中没有的音，就根据中古音的表现反推上去。比方，中古心、生、书诸母在闽语中有读为塞擦音（包括送气或不送气）的现象，这时我们就根据闽语的表现，在共同闽语构拟为塞擦音。至于上古汉语中心、生、书诸母的前身如何演变到共同闽语的问题，则有待将来另文深究。

## 6.2 从上古汉语到共同闽语\*-ən/\*-ət与\*-əŋ/\*-ək的演变

本节描写上古汉语到共同闽语\*-ən/\*-ət与\*-əŋ/\*-ək的音韵变迁，并建立演变规则。上古音采用李方桂的系统并在符号上加以调整。<sup>①</sup>从上古汉语到共同闽语\*-ən/\*-ət与\*-əŋ/\*-ək的演变如下：

表 18 上古汉语到共同闽语\*-ən/\*-ət与\*-əŋ/\*-ək的演变

	上古汉语	共同闽语		共同闽东方言	共同闽南方言	共同闽北方言
崩	*pəŋ	>	*pəŋ1	>	*pun1	*paŋ1
北	*pək	>	*pək7	>		*pak7
墨	*mək	>	*mək8	>	*mut8	*mak8
等	*təŋh	>	*tən3	>		*tan3
曾	*tsəŋ	>	*tsən1	>	*tsən1	*tsaiŋ
赠	*tsəŋx	>	*tsən5	>	*tsən5	*tsaiŋ
籀𠂇	*gəŋ	>	*yən2	>		*an2
塍	*dŋəŋ	>	*dən2	>	*tshən2	*tshainj
得	*tək	>	*tət7	>	*tət	*taik
贼	*dzək	>	*dzət8	>	*tshət8	*tshaik
克	*kʰək	>	*kʰət7	>	*kʰət7	*khaik
力	*rjək	>	*lət8	>		*saik
值	*drjək	>	*dət8	>	*tət8	*taik

①调整的方式是（1）李的系统以音节末-x标注上声，音节末-h标注去声，现在根据梅祖麟（1980）的办法把去声改标为-s，上声改标为-h。（2）把所有的-ji-型介音改为-ij-。（3）李方桂认为邪母与喻四有互补关系，可构拟为同一个声母\*r-，龚煌城后来把李方桂的\*r-全部改拟为\*i-，我们从之。

概括而言，由汉语上古音到共同闽语 (\*-ən/\*-ət与\*-əŋ/\*-ək) 及其下位方言的演变，规则如下：

(1) R6	*-j->∅
(2) R7 R8	*-ə->-ɛ-
	*-ə->-ai-
(3) R9	{*-əŋ, *-ək} > {*-ɛn, *-ɛt} / [-bilabial] {*-əŋ, *-ək} > {*-ɛŋ, *-ɛk} / [+bilabial]
(4) R10	*-ɛ->-a-
(5) R11	{*-ɛŋ, *-ɛk} > {-un, -ut} / [+bilabial]

以上规则有其演变的次序，同时请留意若干规则有其适用的方言群。

首先，就历史发展而言，R6 三等介音失落\*-j-率先运作，这是上古汉语演变到共同闽语的必用规律，这条规律使蒸部与之部入声的一、三等不再有区别。

其次，R7 与 R8 说明共同闽东闽南与共同闽北的分化：共同闽东闽南的主要元音低化为\*-ɛ，共同闽北则分裂为\*-ai。

接着，R9 说明共同闽东闽南的共同趋向，也就是蒸部与之部入声原有的舌根辅音韵尾\*-ŋ/\*-k受主要元音ə的影响而变为舌尖辅音韵尾\*-n/\*-t。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同闽东闽南阶段，辅音韵尾的转移只发生在非唇音声母之后。

最后，R10 与 R11 说明共同闽南方言与共同闽东方言之所以分化的原因除。共同闽南方言运作 R10 把原先的\*ɛ进一步低化为\*a，此时闽南方言的唇音字仍保持为舌根辅音韵尾。至于共同闽东方言则是运作 R11，蒸部一等的唇音字也同样发生了韵尾的转移，同时主要元音由前央展唇的\*ɛ变为后高圆唇的\*u，这显然与唇音声母的语音性质有关。

### 6.3 从上古汉语到共同闽东闽南方言\*-in/\*-it的演变

本节描写上古汉语到共同闽东闽南方言\*-in/\*-it的音韵变迁，并建立演变规则。请观察下表：

表 19 上古汉语到共同闽东闽南方言\*-in/\*-it的演变

	上古汉语	魏晋六朝	共同闽东闽南方言	共同闽东方言	共同闽南方言
藤	*dəŋ	*dəŋ2	*diəŋ2	*tin2	*tin2
等	*təŋh	*təŋ3	*diəŋ3	*tin3	—
肯	*kʰəŋh	*kʰəŋ3	*kʰiəŋ3	*kʰin3	*kʰin3
凭	*brjəŋ	*brjəŋ2	*biəŋ2	*pin2	*pin2
升	*sthjəŋ	*sjəŋ1	*tsiəŋ1	*tsin1	*tsin1
秤	*thjəŋs	*tshjəŋ5	*tshiəŋ	*tshin5	*tshin5
蝇	*ləŋ	*zjəŋ2	*ziəŋ2	*sin2	*sin2
应	*?jəŋs	*?jəŋ5	*?iəŋ5	*in5	*in5
得	*tək	*tək7	*tiək7	—	*tit7
直	*drjək	*drjək8	*tiək8	*tit8	*tit8
拭	*sthjək	*sjək7	*tshiək7	*tshit7	*tshit7
翼	*lək	*zjək8	*ziək8	*sit8	*sit8

以上曾摄开口字层次 II 从上古经历六朝到共同闽东闽南方言的演变规则如下：

(1) R12	*-ə- > -iə- / _{ŋ, k}
(2) R13	{*-ŋ, *-k} > {n, t} / ə_
(3) R14	{ *-iə- > -i- / _{n, t} } { *-jə- > -i- / _{n, t} }

以上 R12 到 R14 必须依序进行。

首先根据 R12，我们推测曾摄开口字层次 II 的一等字曾经发生过“介音增生”的现象，由原先的\*-ə-变为复合性的元音-iə-。<sup>①</sup> 曾摄一等产生元音性介音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申说：

<sup>①</sup> 郑张尚芳（2002：90）认为，曾摄一等读为细音是直接从上古的w元音或i元音前化来的。我们的意见跟他不同。

1. 上古蒸部与之部入声与中古曾摄一、三等在汉语音韵史上前后相承，韵母分别是\*-əŋ/\*-ək与\*-jəŋ/\*-jək。我们认为层次II传入共同闽东闽南时，\*-əŋ/\*-ək、\*-jəŋ/\*-jək等形式是以外来语的身份进入闽地。此时共同闽东闽南方言的曾摄第一层已经发生了前述R7的元音变化，可以推想在固有系统中已经没有与之相应的央元音。在这个情况下，对以共同闽东闽南方言为母语的使用者而言，面对这个新传入的\*-əŋ/\*-ək与\*-jəŋ/\*-jək至少存在三种因应方式：漠视、抗拒或接受。从结果上来看，这批使用者选择了“调整性的接受”。何大安（2006：42）指出，魏晋以后因韵等而分立的韵部逐渐增多，元音差异日形显著，这是介音对元音的作用力与日俱增的缘故。我们认为这个外来层次对“介音”的重视，直接地影响到底层语言用户如何接受并调整层次II。具体地说，外来语对介音的强调使土著语言以“一等读同三等”这一策略来接受这批读音。<sup>①</sup>

2. 何大安（1993）从文献材料上去探讨六朝时期吴语的层次，认为当时的吴语从来源上可以分出四个层次：（1）非汉语层，（2）江东庶民层，（3）江东文读层，（4）北方士庶层。丁邦新（2006）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江东庶民层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闽语。从语言接触的社会面来看，曾摄一等字发生介音增生的机制是“矫枉过正”（hypercorrection）。就语音演变而言，“矫枉过正”往往造成原本没有的某种成分被说话人有意地增加并强调，这种因强调而增加的成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无中生有”。<sup>②</sup>根据已有的研究（Crowley1992、Campbell2004），这类现象主要发生在社会阶层较低的说话人上。社会阶层较低的说话人为了求取社会阶层较高的说话人的认同，于发音时刻意地模仿，造成某些语音成分或特征的过度使用，从而造出错误的形式。六朝时期江东政权是由北人南渡而来，江东庶民为了获取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在语言使用上刻意向江东文读音靠拢是不难想象的，这具体展现在上述的R12。

其次，R13说明带有ə元音（包括来自一等的\*-iə与三等的\*-jə）的韵母都发生了韵尾发音部位的转移，由舌根辅音变为舌尖辅音。

①相对地，从前文R6可以知道，介音成分（例如\*-j-）在早期闽语中往往消失，几乎不起作用。

②例如某些美国西部的方言将lawn读为lawnd、pawn读为pawnd、drown读成drownd、across读成acrost。其成因是由于当地的说话人试图还原某些在n之后弱读的d，然而因为过度还原，而使原本不带有d的语词也得出了带d的形式。某些更多的例子参见Campbell（2004:113-114）。

最后，R14 说明一等的\*-iə与三等的\*-jə后来都简化为单元音\*-i。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个变化在共同闽东闽南分化之前就已经完成，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可见\*-iə与\*-jə在系统中属于过渡性的语音。

#### 6.4 曾摄三等字在共同闽东闽南的一项特殊演变

在上文对共同闽南与共同闽东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曾摄三等开口字在今各闽南与闽东方言的演变是与梗摄相同，同源词的证据是“食”与“冰”。它们的演变如下：

表 20 与梗摄三等合流的曾摄三等字

	上古汉语		魏晋六朝		共同闽东闽南方言	共同闽东方言	共同闽南方言
冰	*prjək	>	*prjəkl	>	*piəŋl		*piã8
食	*djək	>	*dzjək8	>	*dziak8	*siak8	*tsiaʔ8

根据共同闽东闽南的表现，我们推测“冰”、“食”先发生了\*-jə > -je 的变化，之后便与梗摄字一齐进行元音低化：\*-jen/\*-jek > \*-iak/\*-iak。<sup>①</sup>

“冰”、“食”两字的走向显示，在曾摄三等字刚传入共同闽东闽南的阶段，曾摄三等字必然是介音加上主要元音的\*-jə，这间接证明我们前文对曾摄三等\*-jəŋ/\*-jək的假设。

### 7. 结论

本文探讨曾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语音演变，并利用比较方法建构共同闽语乃至下位方言的音韵变化。结论如下：

	共同闽语	共同闽北	共同闽东	共同闽南	同源词
层次 I	*-əŋ/*-ək *-ən/*-ət	*-aiŋ/*-aik *-aiŋ/*-aik	*-əŋ/*-ət *-ən/*-ət	*-əŋ/*-ak *-ən/*-at	崩北墨 等赠贼脞力值
	*-in/*-it		*-in/*-it	*-in/*-it	等藤得秤蝇直翼
层次 II					凭升秤蝇力熄值
		*-eŋ/*-ik			

<sup>①</sup>根据我们（2010）对梗摄开口字的分析，保留三等介音\*-j-的\*-iŋ/\*-iak属于六朝层。

上表层次 I 说明共同闽语最早的一个层次发生了\*-j->ø的音韵创新，因此有三等读入一等的现象，这个层次是共同闽北、共同闽东、共同闽南所共有的。至于层次 II 一等读入三等则是共同闽南与共同闽东的共同表现，共同闽北没有这个现象，这是从音韵上具体说明沿海闽语与内陆闽语两者的形成过程不同。

关于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层次 II 一等读入三等的现象，本文认为其成因是“矫枉过正”，由于当时外来语言强调“介音”，使得当时的底层语言把原本没有介音的曾摄一等也混读为三等，换言之，曾摄一等字发生了介音增生的音韵变化。

Norman (1981) 已经发现曾摄开口字不论一等或三等都有同源词可以构拟为\*-in/\*-it或\*-ən/\*-ət，本文的分析则进一步说明，\*-in/\*-it与\*-ən/\*-ət是曾摄开口字不同层次韵母各自变化的归向。同一个方言内不同层次的韵母会彼此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最终具体展现在词汇上。<sup>①</sup>以曾摄开口字为例，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下列几个语词在闽东与闽南的层次胜败：

	等	得	贼	膳	直	值
共同闽东方言	*tin3	*tet7	*tshet8	*tshen2	*tit8	*tet8
共同闽南方言	*tan3	*tit7	*tshat8	*tshan2	*tit8	*tat8

由上表可知：（1）就共同闽东方言而言，“等”是由层次 II 取胜，同一个词在共同闽南方言则是层次 I 胜出。（2）相对于“等”，“得”这个字在共同闽东与共同闽南则是恰恰相反：共同闽东取胜的是层次 I，共同闽南则由层次 II 胜出。（3）“膳、贼、值”等同源词是由层次 I 取胜，“直”则是由层次 II 取胜。我们不妨推论，这几个词的文白互竞及其结果在闽东闽南尚未分化时就已经进行完成。

曾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之所以读为舌尖辅音韵尾，乃是由于央元音ə音值的影响。ə元音在共同闽语早晚两个层次中都造成韵尾部位的转移，不

<sup>①</sup>杨秀芳 (2007 [=1993]: 89-94) 对于方言内部不同层次间读音的竞争有过深入的探讨。她的结论是：“文白互竞孰胜孰负，没有必然的道理。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白层积历史，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个事实是各方言一致的：文白互竞后，文白形式常固结在特定词汇中保留下来。”

同之处在于，之后整个韵母或往低化或往高化的方向演变。因此我们认为，就共同闽语而言不必为曾摄的韵尾构拟-ŋ/-t这类罕见的韵尾辅音。

## 参考文献

- Campbell, Lyle.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rowley, Terry.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eld, Adele M.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Lien, Chin-fa.1990. Competing Final Systems in the Jian'ou Dialect.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20:1-53.
- Norman, Jerry.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 *Fang Yan* 4:260-273.
- Norman, Jerry.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台北：“中央研究院”，35-73.
- Norman, Jerry.2006. Miin Animal Body Par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33-144.
- Ting Pang-hsin.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by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rask, Robert Lawrence.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a nu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 丁邦新. 2006. 《从历史层次论吴闽关系》，《方言》1: 1-5.
-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2. 《永泰县志》：771-810,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汉语方音字汇》，北京: 语文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95. 《日本吴音梗摄三四等字的读音》，收录于《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122-133,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沙平. 1999. 《宁德方言同音字汇》，《方言》4: 282-295.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2001. 《福建县市方言志十二种》，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何大安. 1988. 《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台北：“中央研究院”.
- 何大安. 1993. 《六朝吴语的层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4: 867-875.
- 何大安. 2006. 《从上古到中古音韵演变的大要》， 《中国语言学集刊》1.1: 37-46.
- 吴瑞文. 2005. 《吴闽方言音韵比较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
- 吴瑞文. 2009. 《共同闽语\*y 韵母的构拟及相关问题》， 《语言暨语言学》10.2: 205-237.
- 吴瑞文. 2010. 《论梗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 《语言暨语言学》11.2: 297-334.
- 吴瑞文. 2012a. 《从比较构拟的观点论两个闽语的音韵现象》，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2-391，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 吴瑞文. 2012b. 《论山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 《中国语言学集刊》6 (1) : 177-238.
- 吴瑞文，林英津. 2007. 《闽语辅音韵尾今读的历史分析》， 《中国语文研究》总 25 期: 1-20.
- 林寒生. 2002.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林连通，陈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 北京：语文出版社.
- 林连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宝卿. 1992. 《漳州方言词汇》（一）、（二）、（三）， 《方言》2: 151-160; 3: 230-240; 4: 310-312.
- 林伦伦，陈小枫. 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 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 《东山县志》：718-752，北京：中华书局.
- 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柘荣县志》：693-770，北京：中华书局.
- 秋谷裕幸. 2008. 《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10. 《闽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徐芳敏. 1991. 《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音韵部关系之研究》，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马重奇. 2008. 《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梅祖麟. 1980.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 《中国语文》6: 427-433.
-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金文. 2001. 《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一六，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 张光宇. 1990. 《切韵与方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杨秀芳. 2007. 《论文白异读》，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81-10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原载《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823-849，台北：大安出版社。
- 杨秀芳. 2006.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何大安、张洪年、潘悟云、吴福祥编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寿宁县志》：726-772，厦门：鹭江出版社。
-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闽清县志》：835-891，北京：群众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2. 《方言介音异常的成音及 e > ia、o > ua 音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89-108。
- 蔡俊明. 1976. 《潮语词典》，台北：三民书局。
- 龚煌城. 2003.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组问题——兼论上古-tj-介音对中古韵母演变的影响》，《汉藏语言研究论文集》：125-160，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龚煌城. 2003.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汉藏语言研究论文集》：161-182，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龚煌城. 2003. 《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 r 与 l 复声母的构拟》，《汉藏语言研究论文集》：184-213，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祖麟教授八秩寿庆学术论文集 / 洪波, 吴福祥, 孙朝奋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56-2477-3

I. ①梅… II. ①洪…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1651 号

MEIZULIN JIAOSHOU BAZHI SHOUQING XUESHU LUNWENJI

梅祖麟教授八秩寿庆学术论文集

洪波 吴福祥 孙朝奋 编

---

责任编辑：来晓宇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4.5 插页 8  
字 数 528 千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